

弗兰茨·约瑟夫·施特劳斯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托马斯·达贝尔格著



弗兰茨·约瑟夫·施特劳斯

——一个政治家的画像——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托马斯·达尔贝格著

龚尚伟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Thomas Dalberg

Franz Josef Strauß

Porträt eines Politikers

Bertelsmann Sachbuchverlag, Gütersloh 1968

根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居特斯洛

贝特尔斯曼专业图书出版社 1968 年版译出

弗兰茨-约瑟夫·施特劳斯

——一个政治家的画像——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托马斯·达尔贝格 著

龚尚伟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9.625 字数 186,000

1977年8月第1版 1977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171·204 定价: 0.73 元

内部发行

译者说明

本书是一部关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督教社会联盟现主席弗兰茨-约瑟夫·施特劳斯的传记性著作，1968年出版。

全书共分二十五章，以时间先后为序写了弗兰茨-约瑟夫·施特劳斯自1915年出生起至1966年担任联邦财政部长止的主要经历和政治活动。前四章介绍他的家庭出身、童年生活、中学和大学的学习，乃至服兵役和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等等。

第五章开始，叙述施特劳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经历：1945年在慕尼黑参加发起筹建基督教社会联盟，1949年担任联盟总书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后，被选为联邦议院议员。之后不久，他又当上了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议会党团副主席兼基督教社会联盟联邦议院党组主席。1953年10月阿登纳任命他为联邦特别任务部长，施特劳斯从此“有权有势，飞黄腾达”，成了西德政界中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舆论界也把他看作是阿登纳的门生和未来的继承人。此后，阿登纳接连任命他为原子问题部长、国防部长，1962年施特劳斯因《明镜》周刊事件被迫下台。1966年“大联合政府”组成，他再次入阁，担任财政部长。此外，1961年起，他还担任基

督教社会联盟主席一职。

本书除了介绍施特劳斯的经历、爱好、性格、作风和政见等等之外，对于西德的党派斗争、议会情况、西德与西欧各国同美国的关系乃至社会现状等若干侧面，都有所反映，这对于了解施特劳斯本人及今日西德政治情况，有一定参考价值。但由于本书出版于1968年，关于施特劳斯七十年代近况及其活动，未能包括。同时，由于本书作者的资产阶级立场和观点，全书很多篇幅是吹捧和美化西德这个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施特劳斯，并为施特劳斯的某些行为辩解的，请读者阅读时注意批判。

1976年10月

目 录

竟想如此拯救德国·····	1
当今要创造历史·····	14
当个学者更为合适·····	24
营部最美好的差使·····	33
胜利者鞋上的尘埃·····	42
这个青年人,他根本不会紧张·····	53
笨蛋才说,我是中立的·····	62
意外变故是一桩奇妙的事情·····	76
德国河床里的巴伐利亚水流·····	82
如同一座炽热的砖窑·····	92
大多数愚蠢的政治举动·····	101
正确地做必要的工作·····	115
一个政治上富有爆炸性的机构·····	125
自由属于保持警惕的人·····	137
一个闻名已久、未曾相识的人·····	146
谁讲这种话,也就是在开枪·····	157
战争——并非政治手段·····	168
谁将继承阿登纳?·····	177

巴尔特事件与菲巴格事件·····	189
代号为“阿洛伊斯叔叔”·····	205
国防部的漏洞·····	216
怒涛汹涌·····	234
既非圣人，亦非牛鬼·····	247
经济力量和政治实力·····	260
卫星时代的见解·····	272
索 引·····	285

竟想如此拯救德国

弗兰茨-约瑟夫·施特劳斯的童年的回忆最早可以追溯到1918年。战争结束了，慕尼黑开始了红色革命。震人心弦的警钟声，在这个忠于王室的家庭里引起了惊惶和不安，同时，在当时还只有三岁的弗兰茨的心灵上，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

当时，施特劳斯的父母在慕尼黑施瓦宾区舍林街四十九号开设了一家兼营门市的小型屠宰场。他俩都不是慕尼黑人，而是出身于巴伐利亚省的普通农民家庭。他父母的菲薄的田产是在中弗兰肯地区福伊希特万根县的克姆纳滕地方。施特劳斯的父亲是幼子，因为家里养不活他，为了糊口，他学了屠宰这门手艺。母亲瓦尔布尔加·施特劳斯，诞生在下巴伐利亚省克耳海姆县一个名叫翁特文德林的小村子里，这个村只有十四户人家。她早年就想到有朝一日得“在城里”找工作。

这两个农家孩子从结婚起就在慕尼黑艰辛地创家立业。1904年施特劳斯的父亲已经能够自食其力了。1906年11月他在圣路德维希教堂里结了婚，后来他的孩子们也都是在这个教堂里受洗的。这个年轻的业主以一分的成绩①通过了慕尼黑手工业同业工会的合格考试。舍林

① 在当时德国，考试最好的成绩是一分。——译者

街这家小铺子经历了艰苦的初创阶段之后，因为它只出售优质肉，所以尽管同行的竞争十分激烈，尽管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供应上的种种限制，但这家铺子还是站稳脚跟，维持下来了。

但是在1921年至1923年的通货膨胀的日子里，这笔通过老少无欺、苦心经营赚来的资金全部蚀光，一切都得从头开始。此后数年中重新攒积下来的钱全都用于翻造店堂、按照最现代化的观点更新全部设备。接着，这家铺子在第三帝国时期遭到了最大的和毁灭性的打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已经实行了强制配给，因为施特劳斯的父亲不是纳粹党党员，所以他所配到的货色质量特别差。“褐衫党徒”^①方面出自好心，甚至答应他可以改变观点，只要在形式上履行一个入党手续，就可以马上获得德国军队的大宗订货。但这位毫不妥协的纳粹反对者断然拒绝了这种要求，他宁可在街头饿死也不干这种事。

这样，施特劳斯的父亲就不得不含辛茹苦，老老实实地为维持生存进行了艰苦的斗争，直到铺子被炸，再经历了战争和战后年代，他的子女们才为他准备了一个安适的晚年。

屠宰场的劳动从星期一清晨开始，一直要干到星期六深夜。星期六晚7时肉铺打烊，然后打扫店堂，直到9时全家方始吃晚饭，星期天一大早一家人都上教堂去。那天的午餐有炸猪排和肉圆。下午全家经常外出散步。

弗兰茨-约瑟夫·施特劳斯今天回顾往事说：“我在

^① 即纳粹分子。——译者

家的这几年，也就是说，直到1943年我家被全部炸光、店铺完蛋为止，我的父母就不再有一天假日。今天恐怕没有一个帮工会满意这样的工作时间、这样的收入和这样的境遇，而这一切对当时慕尼黑的一个开小铺子的手艺师傅来说，是所谓不可避免的命运。

1915年9月6日，弗兰茨-约瑟夫·施特劳斯(这是出生登记证上填的全名)在舍林街的那幢房子里出世了。他在这里长大，并且受到了严格的基督教信仰的教育，年纪比他大八岁的姐姐玛丽亚象母亲般地照料他。偶尔他也得在屠宰场里帮忙干活。当学生的时候他特别喜欢管理店里的出纳工作。但更多的时候他同跟他年龄相仿的伙伴到邻街或后院去胡闹，和“一帮敌人”凶狠地吵架、殴打，回家时身上总是带着一个个乌青块和一道道伤痕。这一带没有人把他看成是个好孩子。他象其他顽童一样，是个地地道道的捣蛋鬼。

他六岁时，初次接触到高级政治。屠宰场斜对面舍林街五十号这幢房子里设有某个政党的简陋的党部，这个党当时还叫做“德国工人党”，后来希特勒把它改造成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人们把那些住在这幢房子里的人和进出的客人叫做“纳粹”。房子底层是个照相馆，店主叫霍夫曼先生，他就是后来的希特勒私人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教授的父亲。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有人在这幢房子前面散发了五颜六色的传单，小孩子都围在那里抢。六岁的弗兰茨·施特劳斯(简称)也在其中。虽然他不识字，也看不懂印在传单上的图画，但能抢到那么一大包，就感到很了不起。

弗兰茨神气活现地在舍林街上走着，分发纳粹的宣传品。

肉铺的一位老顾客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父亲。父亲马上派他的姐姐玛丽亚去把这个孽种叫回家来。回到家里他挨了一顿结结实实的耳光。姐姐关心的倒不是吓呆了的弗兰茨，而是赶紧把这些漂亮的彩色传单扔进炉子烧掉。只要涉及到纳粹的事，父亲就决不宽恕。作为1919年建立的天主教巴伐利亚人民党的党员和党的热情的支持者，他对希特勒及其褐衫党徒有着一定的看法，为了及时唤醒孩子们的政治本能，他决不放过让他们识透希特勒一伙真面目的机会。他对他的儿子讲：“你瞧，这个希特勒，竟想如此拯救德国！”

阿道夫·希特勒身穿军用雨衣，头戴宽边软帽，脚踏长统皮靴，手执打狗皮鞭，指挥着一条高大的警犬，这样一个形象弗兰茨·施特劳斯很快就熟悉了。希特勒乘坐一辆奥佩尔公司出品的雨蛙式轿车去参加集会，手提包里塞满了宣传资料。因为他的轿车尾部特别隆起，舍林街的小孩习惯地管它叫“翘屁股汽车”。

赫尔曼·戈林也经常施特劳斯肉铺对面的屋子里进进出出；日后的党卫队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有时甚至走进肉店去买些新鲜肝肠。早在二十年代，他就想拉施特劳斯的父亲入党了。

“我们上台是大势所趋，谁也阻挡不住，只要我们一上台，您的铺子首先就可以获得许多订货，然后我们给您一个差使，那您就不愁吃穿了。”

但是，施特劳斯的父亲对这种诱人的前景淡然处之，根本不予考虑。弗兰茨-约瑟夫·施特劳斯说：“对他父

亲来说，这样的事就象叫他改信伊斯兰教一样荒谬。”老施特劳斯一度是一个忠实的保皇分子，现在被称为一个毫不动摇的天主教党徒，他不愿意跟那些身穿制服或翻领上别着纳粹党党徽的人交往。1932年，十七岁的弗兰茨把一个别着纳粹党党徽的自行车运动爱好者带到家里，屠宰师傅施特劳斯当即把客人撵出门外，同时，警告他的儿子，要是他再敢把挂了卐字党徽的家伙带回家来，那么要连他也一起赶走。

在通货膨胀的几年里，弗兰茨·施特劳斯正念小学。父母都希望他毕业后去学屠宰手艺，以便日后继承父业。但是他们的希望落空了。弗兰茨学习热情很高，又很努力，不多时他的成绩超过了他的同学，老师向他父母建议，让他们的儿子继续升学。父母起初打算让他进商业学校，后来又决定让他上六年制的中学。这个学校为好学的弗兰茨日后重要的实际职业知识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于是在1926年的复活节，弗兰茨·施特劳斯踏进了吉塞拉中学，他以小学里的那股学习热情，读完了重要的、内容丰富的课程。另外，他又在慕尼黑大学教父学和教堂艺术学教授约翰内斯·策林格尔博士那里充当一名教堂辅祭。使他苦恼的是，他不认识做弥撒时背诵的拉丁经文。因此，他节省零用钱买了一本拉丁文课本开始自学，读熟单字，掌握基础语法。

不久，策林格尔教授发现他的新来的辅祭显然不是在死背拉丁经文，而是按照内容抑扬顿挫地、很有表情地在进行朗诵。策林格尔对他的这种积极性极为高兴，就亲

自给他上拉丁文课，并且劝说施特劳斯的父母把儿子送到一所文科高级中学去深造，因为弗兰茨对古代语言的天赋和兴趣达到了令人寄予最美好希望的程度。

如果说，施特劳斯的父亲对漫长而支出昂贵的学习阶段有过顾虑的话，那他至少没有讲出来。于是弗兰茨就报名上著名的马克斯文科高级中学二年级学习。1927年复活节，这个中学生没有经过入学考试就被接受了。第一学期的期中和期终两次拉丁文测验成绩促使校方最后作出录取的决定。跳级后各门课程对他没有什么困难。

不久证明，策林格尔教授教的拉丁文课给这个文科高中生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这门课程的第一次期中考试他得了二分，但不久就扶摇直上，成了全班的高材生。直到毕业，他始终保持着这一荣誉。

在整个高中阶段，他最喜欢的学科是拉丁文、希腊文，其次是英文和历史，再其次是德文。相反，对物理和数学他还是比较缺乏兴趣的。经过一段时间，经过很大的反复，他才对这些课程有了系统学习的习惯。拉丁文、希腊文和英文，他不需多大努力就可以获得一分，但物理和数学这两门课要取得同样成绩，就非得耐心地作一番努力不可。

在三年级第一学期，弗兰茨有了一辆自行车，从此以后他的学习成绩就显著下降了。他学习起来不再那么勤奋了，因为他的课余时间都花在骑自行车上。成绩报告单上地理成绩为五分，德文为三分。

家里为此吵得很厉害，但直到大学时代，他对骑自行车仍然保持着极大的热情。今天，在因河河畔罗特城施

特劳斯住宅的车棚里，还停着三辆装配精良的跑车。

此后，几乎没有一个周末弗兰茨·施特劳斯不骑车外出旅游的，有时有人陪同，但更多的时候是他自个儿跑，因为他的朋友们对这种极快的车速和长距离的飞驰感到乏味。他以每日五十公里开始，逐步上升到每日二百公里，甚至更多。比如，在1931年圣灵降临节的四天假期里，这个高中五年级的学生弗兰茨·施特劳斯进行了一次从慕尼黑出发，经过勃伦纳折到博岑^①的远征。只是由于意大利边境税吏嫌施特劳斯带的现钱不够，把这个已经闯到边境的中学生打发回去，这次计划中的远征才提前结束（“我们已经知道，没有钱到意大利来就得讨饭！”）。

骑车虽是一种爱好，但他骑车很有计划。他加入了一个著名的自行车运动协会并且参加比赛。比如，作为一个高中生，在艰难的、横穿巴伐利亚山地二百多公里的越野比赛中，他以五小时五十六分的成绩获得优胜，报界称他为一个强劲的外行。

由于他的学习成绩优异，大部分学费都被减免。虽然施特劳斯的父亲只需为他儿子付出一小部分学费就够了，但中学生施特劳斯的生活费用对这个经济拮据的家庭来说，仍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施特劳斯的父亲只能供给他儿子衣、食、住方面的费用，其他开支必须由弗兰茨自行设法逐步解决。这样，高中七年级时他开始给人补习功课，首先补习拉丁文和希腊文，破例也补习英文和数学。这样，他赚到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零用钱。战争爆

^① 博岑(Bozen)，意大利地名。——译者

发时他已经有了一辆摩托车、一架打字机。此外，在银行里还有两千马克存款。他收入的极大部分用于买书，骑车旅游也得自己掏腰包。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第二天弗兰茨·施特劳斯从学校回到家里，那天地上正好结着罕见的厚冰，以后几年他一直喜欢把它看作是惊险的象征。到家时他见到了他的父亲，他父亲的第一句话就是：“喏，现在这个希特勒当上帝国总理了，这就意味着战争，而这场战争就是德国的末日。”

弗兰茨·施特劳斯对他父亲的这种预言毫不吃惊。因为对政治发展的判断他在家听到的和在学校里听到的完全一致。他姐姐玛丽亚说他在这种场合讲过这样的话：“我希望自己比现在大二十岁，并且有了政治地位，这样，我就不让今天的一切发生。”

1964年施特劳斯在《人物介绍》的电视节目中答冈特·高斯问：“我父亲是一个人们称之为与希特勒势不两立的人、是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及其整个体系的反对者。他的这种思想很早就影响了我，高中阶段我们就已经在那些新时代明星的追随者和那些持最大保留态度的人之间发生过最激烈的争论，但是我想强调一下，要是我是在另一个环境里长大，那我也不知道我的政治观点是怎样的。可以肯定，我一度也曾持有父亲这种观点的，但是我之所以一开始就有这种观点，并不是我的功劳。”

弗兰茨·施特劳斯虽然对政治很感兴趣，但在马克思高级中学的几年里，除了越来越吸引他的体育活动之外，较感兴趣的还是教育、科学和文学这几门课程。他的

读物限于某些补充课堂知识的著作。他在读过卡尔·迈^①的著作以后，就选读了莫姆森^②和特赖特施克^③的历史著作，钻研荷马的名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探讨有关希腊和罗马的考古学书籍。

他对音乐和戏剧不太感兴趣。他坦率地承认自己在音乐方面是个外行。施特劳斯说：“可能造物主为每个姓氏保留了一定份额的音乐天赋，因为在我之前已经有很多姓施特劳斯的人，获得了大量的音乐才能，所以轮到我已经什么也没有了。”当时，从流行的轻音乐到进行曲他已经很喜欢听了，戏剧他也涉猎，可是对小歌剧和歌剧他却感到一窍不通。施特劳斯说：“这些东西我干脆就不听。”

1935年弗兰茨·施特劳斯参加了毕业考试。在最后一年的数学又一次给他增添了困难，为了完成学业，他不得不作一番努力。他的毕业证书上除体操得二分，其他各科全得一分。弗兰茨·施特劳斯是巴伐利亚地方最优秀的中学毕业生，他的文凭不论在过去的还是今天的熟人中，都享有盛誉。其结果是，在经过一次特别考试后，他“无条件地被接纳”进富有传统的马克西米利安基金会。

关于职业问题，弗兰茨·施特劳斯早就有过考虑。他下定决心争取谋到一个高级中学教师的职位，而且是教

① 卡尔·迈(Karl May, 1842—1912)，德国作家，专写情节紧张的旅游小说和冒险故事。——译者

② 莫姆森(Theodor Mommsen, 1817—1903)，德国历史研究者和法学家。——译者

③ 特赖特施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 1834—1896)，德国历史学家。——译者

拉丁文、希腊文、历史、德文和地理。他对专业的兴趣是毋庸置疑的。另外，他当家庭教师时所作出的成果，就已经表明他足以成为一个大有可为的教育家。人们争相聘请弗兰茨·施特劳斯当家庭教师，这常常超过他所能提供的时间和精力。

毕业考试后要参加六个月的劳动服务，当时叫做“志愿劳动服务”，对中学毕业生来说，这是报考大学的先决条件，但对所有的大学生来说，则是“强迫与志愿”相结合的活动。为此，弗兰茨·施特劳斯在梅明根的一个军营里服务了四个星期，其余五个月则在施莱斯海姆度过。参加劳动的人必须挖坟墩、给党卫队组成的侍卫队建造新的兵营、平整慕尼黑-弗赖曼一带土地，以便建造新的无线电发射台。

在那里劳动的除了几个中学毕业生和大学生外，大部分都是用强制手段招募来的失业者。这些人面临抉择，要末参加劳动服务，要末放弃失业救济。这些人中又以“红色”慕尼黑郊区的年轻工人为主，他们对劳动服务不热情，他们竭力给当局的工作添置种种困难，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对这个一向独善其身的弗兰茨·施特劳斯来说，除学校和运动协会外，这次劳动服务是他第一次同社会团体直接接触。他很难习惯这样一个团体的生活环境，不仅因为这里是一个希特勒统治机构并有伴随它产生的一切现象，而且因为他素来对这种大规模的强迫劳动方式深恶痛绝。

四年后，他被迫当兵。弗兰茨-约瑟夫·施特劳斯说：